

新意十足的「郑委员超市」让群众心满意足

扶、留下诉求，可以去反映问题、提出建议，也可以去献爱心、做公益……

在山东省青州市的街头有这样六家超市，它不卖货只送货、不赚钱只解决问题，群众可以去申请帮

张煜 赵蕾 王新

去年6月以来，山东省青州市六处“郑委员超市”相继亮相城市街头。市民在此申请帮扶、留下诉求，委员在此听取民意、汇聚共识，小小“超市”成为连接委员、群众、政府的履职新平台。

“郑委员”代表每一名政协委员。近年来，青州市政协紧扣履职为民理念，创新打造“郑委员超市”协商品牌，赋予其公益救助、界别活动、社会建设三大功能，构建形成“党委领导、政协搭台、委员引领、社会参与”的运行模式，实现了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衔接。

传递爱心的桥梁

2022年10月7日，身为教师的住青潍坊市政协委员王雪峰带领学生们来到“郑委员超市·华邦号”捐赠书籍、文具、衣服等物资。“作为一名潍坊政协委员，带头发挥委员作用，组织孩子们利用节假日来‘郑委员超市’奉献爱心，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心里生根发芽，教育引导他们立志成为有爱心、爱劳动、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”王雪峰说。

开展公益救助是“郑委员超市”的功能之一。自启用以来，全市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捐物资、献爱心，带动社会各界踊跃参与，引领了共享文明新风尚。据负责人董超介绍，“郑委员超市”建有网上物资库，市民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物资捐赠。

“我筹集了1000件棉服，希望能够帮助困难群众过一个温暖的冬天。”爱心人士白晓彬捐赠后在登记册上留言。

“我最近刚建新房，想把替换下来的两台冰箱、两台电视、两台洗衣机捐给需要的人。”政协委员田中海通过“郑委员超市”小程序线上留言。

“目前，在广大政协委员的示范引领下，市民人人参与、人人奉献、人人共享的意识更加强烈。由大家无偿捐赠的米面油、服装、家电等各类生活物资，折合人民币已达800余万元。”青州市政协副主席杨爱东说。

在接收物资的同时，“郑委员超市”还收集困难群众的需求，交由申请人居住地所在社区(村)审核后，于周五集中发放。每到物资集中发放日，各个“郑委员超市”都会将群众需要的米面油、调味品、衣服、被褥等各类生活必需品摆放整齐，携带申请表和群众经过扫码、登记、核对后，依次领取自己需要的物资。不方便在现场发放的大件物资，则由志愿者及时送到群众家中。

接纳民意的窗口

群众有困难，可以到“郑委员超市”说一说不说；有好的意见建议或者诉求无门的烦心事，也可以到“郑委员超市”说一说不说。每家“郑委员超市”都设有社情民意信息点，开门做公益的同时也开门听民意。

赵蕾是“郑委员超市·百农思达号”的工作人员，每天记录、整理群众现实诉求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。“今天有3个群众来反映问题，其中一个说他们小区下水管道堵塞，还有两个涉及增设公交站点、小区充电桩等问题，我都一一进行了记录。”赵蕾说。

据介绍，在每个月的界别例会上，委员会对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分析、归纳，并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，通过政协渠道整理上报或转化成提案交相关部门办理落实。《关于改善古城周边小区居民出行条件的建议》就是“郑委员超市”汇集民意后得到成功解决的提案之一。

去年7月，市民张秀娟向“郑委员超市·华邦号”反映自己居住的教育学院老宿舍存在出行不便问题。委员们就此调研讨论，形成提案后交由古城管委会处理。经过协商，半个月后，古城管委会组织人员实地勘察，认真分析研判，在潍坊市工程职业学院家属院北侧开通了北门。“我是抱着试试看想法来这里反映问题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。”张秀娟说。

自“郑委员超市”开办以来，从事教育工作的政协委员刘德燕就喜欢经常去转转看看。“山水号位于城乡接合处，作为教育工作者，在这里我跟老百姓聊得最多的就是孩子教育的问题。”经过一线值岗调研，她正在准备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几点建议》的提案。

自运行以来，“郑委员超市”收集的群众诉求涉及物业管理、垃圾清运、供暖供热等民生问题，通过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开展“面对面”协商议事活动，全力帮助群众解决。如今，“郑委员超市”已日渐成为社区深处倾听民意的灵敏触角。

凝聚共识的平台

作为一个开放性履职平台，“郑委员超市”涉及面广、覆盖面大，由各界委员担任轮值店员，各界别召集人和社区书记共同担任副店长，各部门全力支持，各镇、街道(发展区)协同配合，共同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有效融合。

“郑委员超市”设立的目的就是搭建一个更加便捷的履职平台，让委员、政府、社会各方实现力量集结、凝聚共识、解决问题。”青州市政协主席王海华说。

2022年8月，王府街道南明社区支部书记吴兆岳有了一个新职务——“郑委员超市·尧王号”副店长。自担任副店长以来，吴兆岳及时掌握社区动态200余条。“郑委员超市”不仅帮助社区群众解决生活难题，还激发了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。诉求收集上来，各部门协商联动，更加便于我们及时精准地查漏补缺。”吴兆岳说。

去年国庆前期，在政协委员铁广宁的牵头下，一场关于“近郊游”的讨论在“郑委员超市·坦博尔号”举行。市文旅部门以及12位来自民俗、旅行社、景区和酒店的代表，围绕“规划可行和实际落实不统一”“旅游点与市场不匹配”“集群化和差异化发展不平衡”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，通过协商提出对策建议。会后，青州市政协专门形成了《“近郊游”亟需转型升级》的社情民意信息。

依托“郑委员超市”，青州还全面开展委员进社区报到活动。委员们在轮值期间，结合自身特长和能力，主动认领政策宣传、社会治理、疫情防控、物业管理等工作，深度参与社区服务管理。

“重心下移、触角下延，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，面向社会各界搭建起‘同心同向同行、汇智汇力’的开放性履职平台，实现了联系服务群众的经常化、组织化。”王海华说，通过“郑委员超市”，“有事多商量”已日渐成为全市共识。

“正如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讲的，要秉持开放包容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，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。”王济光说，人们总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，其实世界的优秀文化同样也会浸润、融合到民族的传统中，篮球、足球在中国乡村得到发展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乡村建设跟上了世界步伐，印证了中华民族和当代中国的包容开放，反映了世界多元文明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从城市到农村互相浸润、互相融合的趋势。

王济光同时提到，“村BA”“村超”受欢迎，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本身竞技水平的高低，而是在于通过赛事传递出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情感价值，让参与者拥有了精神寄托和情感宣泄的渠道。同时，在比赛之外，通过民族非遗文化的展示、当地土特产品的销售，甚至乡村旅游的串联，都给参与者带来了愉悦和放松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不仅是休闲体育和休闲文化的归宿，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题中之义。

“无论是‘村超’还是‘村BA’，都是乡村特有的文化火种。只要找到了独一无二的乡村故事，就找到了打开乡村文化振兴之门的钥匙。”在全国政协委员、湖南省政协副主席、民盟湖南省委会主委何寄华看来，加强乡村文化建设，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基础工程。因此，应该重视民俗文化、乡村文化创新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。

何寄华谈到，文化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历史传承，是“记住乡愁”的重要载体，也是乡村德治与自治的有效结合纽带，是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。现在很多地方通过体育赛事的形式，在凝聚村民向心力的同时，也反映了当地特色文化，带动了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，最终促进了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。

“体育比赛作为一种有力抓手，最终目的还是以此来引领乡村文化振兴。”何寄华说，乡村体育比赛的火爆，依托的是当地自身条件，并不是说各地都要效仿这种模式，而是应该因地制宜。比如通过支持修复村志、家谱、建设非遗传承基地、乡村剧团，发掘保护传统民居等物质文化遗产，传承历史传说、剪纸、蜡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打造民俗文化记忆馆等，都可以讲好乡村文化故事。

乡村文化是乡村治理的基础，同时也考验着治理者的能力和水平。“长期以来，我们的乡村有很多自发的、源于历史传统的文化亮点，但缺乏有效的组织、领导、规范及发展。”何寄华说，“村超”“村BA”的火爆出圈，是因为其已逐渐成为当地乡村治理的一部分，成为当地乡村一种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活动。因此，要着力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思想引领作用，同时还要围绕“一村一品、一镇一业、一县一特”的目标，打造乡村特色文化品牌，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，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民增收致富赋能。

快评

喝彩“村村超” 期待“人人笑”

本报记者 廉维亮

“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，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。要是笑，就说明政策好。”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遵义考察时的重要讲话，语言质朴、内涵深刻。

同样是夏日的贵州，今年黔东南州榕江县的“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”火了。在“村超”的旗帜召唤下，20支“村队”激战绿茵，“村脚”英雄不问出处，务农农民、商舖摊贩、小微企业老板、货车司机、在校学生齐上阵，上至中年大叔、下至乡村少年，为了全村的荣誉、尽情在绿茵场驰骋拼搏。

踢球乡亲们为进球欢呼兴奋不已，看球的乡亲们更是在盛大的绿茵盛宴上笑得开心。“村超”的火爆，在群众体育中展示出世界第一运动的感染力和参与度。

“村超”也好，“村BA”也好，其陡然火爆除了体育运动具有的魅力之外，民族特色文化、乡村风土人情的加持功不可没。体育搭台、文化唱戏向来是不错的形式，借助大型集会、体育运营、文艺活动等载体，把平日里散居村寨山乡、奔忙各行各业的群众汇聚一处，为本村本土的球队助威呐喊，既提供了释放激情的好机会、展示民族风情的好平台，也同样是凝聚民力力量、提升乡土荣誉感的好途径。

“村超”的背后，也展现出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带给中国乡村的巨大改变。精神生活的火爆活跃，背后必然是物质基础的日渐丰富。世界足坛尽管不乏非洲、拉美贫民窟的街巷球场走出巨星的故事，但万人空巷、载歌载舞的场面，必然是“仓廪实”的乡村才会出现的奇迹。假使在上顿不接下顿的贫穷农村，很难想象青壮劳动力会把力气从稼穡分给足球。

再者，乡村里有这些生龙活虎的汉子们热衷运动，又是多么值得欣喜的场面，有青年的乡村才有活力、有劲头儿、有未来，能“追球”的人一定有追求，懒汉是必然不愿多跑一步的；多一个人盘空铲射，就必然少一个人游手好闲。有了这些指征意义，至于比赛水平如何已经不再重要。能有“彩虹吊射”“百步穿杨”“倒挂金钩”当然最好，只是草根水平、养生踢法亦开心自得。

可以想见，“村超”“村BA”的成功，必然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被不断复制。村村抄“村超”，就能有“村村超”，就会让“人人笑”。

不由得向往村野、羡慕乡人。

贵州「村超」观察记

本报记者 黄静 奚冬琪

无论是“村超”还是“村BA”，都是乡村特有的文化火种。只要找到了独一无二的乡村故事，就找到了打开乡村文化振兴之门的钥匙。

——题记



6月10日，周六。中午刚过，家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口寨村的杨瑞玲，就赶着去美发店做侗族特有的发型，因为晚上她要参加啦啦队方阵，为村里的足球队队员们加油助威。

下午5点，榕江县城北新区体育馆足球场已是人山人海、热闹非凡。比赛还没开始，民族歌舞先轮番登场。晚上8点，终于轮到杨瑞玲的啦啦队方阵进场，她们抬着自己做的糯米饭糍糍和汤圆，和远道而来的观众。啦啦队里一位94岁的老人尤为引人注目，老人自豪地说：“我高兴了嘛，要来看，口寨村加油！”

从5月13日起，随着贵州榕江(三宝侗寨)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开幕，每到周末，这样的场景就会在这块足球场上轮番上演。6月3日的比赛，更是因为中央电视台原体育播音员韩乔生的到来，达成了5万人现场观看、5000万人在线观看的“壮举”。自此，被当地人称为“超级星期六”的贵州“村超”火爆全网。

“村超”是文化的沉淀，是民间送来的东风

“村超”火了，但要说起这场完全由民间自发组织的赛事的由来，还要追溯到起源于千禧年的“车江三宝侗寨足球联赛”。

杨亚江，车民小学的校长，也是榕江县足球协会副主席、车江三宝侗寨“快乐老男孩”足球队队长。据他介绍，榕江县向来有足球传统，因此早在2000年就诞生了车江足球联赛，此后，比赛一年一度已成为传统。今年春节，车江三宝侗寨举办2023年乡村足球超级联赛，由车江8个村的足球队参赛。没想到比赛打得火热，有更多的乡镇队伍跃跃欲试。于是，县足协便酝酿将比赛升级为全县赛事，邀请各乡镇(街道)以村(社区)为单位组织参加，“村超”从此应运而生。

“村超”，从球员到裁判，都是名副其实的村民，组队形式也是“召之即来，来之能战”。

“我今天从贵阳来榕江可不是为了采访报道，而是踢球。”《贵阳晚报》体育记者吴再忠是一位30多岁的“老球员”，作为榕江人，三江乡四格村足球队一声召唤，他便前来应战，至今已踢了四场比赛。54岁的邹国军是比赛的“主裁”，12岁开始踢球的他，20多岁就当上了裁判。“我平时开店做生意，榕江只要有球赛我就来。”邹国军说，由他执法的比赛每周五、六、日，每天一场。“去年一天还可以搞两场，现在有点跑不动了，好在年轻一代的裁判员已经顶上来了。”

6月10日这天，球赛还邀请了一支特殊的队伍——1984年黔东南州首届中学生“三好杯”足球赛男、女冠军队。

当年的球员伍飞回忆说，上世纪70年代榕江二小就有足球队，自己上小学一年级时就被选中。“那时学校的足球场还是泥巴地，离我家就几十米，每天都在那训练。”高家育也是当年冠军队的一员，这次是从重庆专程赶来。作为榕江少年体校培养出来的球员，高家育去重庆

上大学后也是校队主力。“不光是我，他当年被叫作‘球场上的小老虎’。”高家育指着旁边的陈勇说，“不谦虚地讲，我俩都是当年榕江县的优秀球员，奔跑的速度、对球的感觉，没话说!”如今，看到家乡的“村超”有着如此高的人气，高家育很感慨，“这是榕江足球的厚积薄发，像一坛老酒一样酿出来了。有这么多人关注榕江‘村超’，也说明了国人对足球的热爱。”

正如高家育所说，榕江之所以能孕育出“村超”这样的比赛，还要源于榕江人对足球的热爱。

上世纪40年代，广西大学迁入榕江，足球运动也随之传入榕江。大学生们在学校围墙内踢足球、打篮球、打乒乓球，围墙外是好奇渴望的当地百姓。上世纪50年代，榕江中学兴起足球运动。1965年，榕江县足球队首次参加黔东南州足球比赛获得冠军。1971年后，足球在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逐渐发展起来。

榕江县政协科教文卫专委会主任石庆伟最近考察了榕江足球的历史，正计划参与榕江足球相关报告文学的撰写。“在榕江县城，每逢足球赛，球场地都是人山人海，而且村民们爱看球、爱踢球也是有传统的。”石庆伟说，今天的“村超”能引得万人空巷，也得益于榕江浓厚的足球文化。

“村超”是流量的盛宴，也是经济的“顺风车”

“村超”带火了榕江，也让当地经济搭上了流量的“顺风车”。

2021年，榕江县用好国家“互联网+”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政策，提出了“让手机变成新农具，让数据变成新农资，让直播变成新农活”的新发展理念。同年11月，贵州·榕江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园创建，积极发展短视频、直播电商、线上营销等核心业务。

据榕江县新媒体专班工作人员全芳介绍，县里成立了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园工作领导小组，组建工作专班，各乡镇(街道)组建新媒体服务中心，各村(社区)成立新媒体服务站，形成县乡村三级组织体系。通过持续性的免费培训，把非遗传承人、留守妇女、返乡青年、村干部、易地移民搬迁群众、弱劳动力等群体培养成为“村寨代言人”，打造“乡乡有网络达人直播服务中心、村村有新媒体直播团队、寨寨有村寨代言人”的新媒体人才队伍体系。目前，全县已有1.2万个新媒体账号和2200余个本地网络直播营销团队。

正所谓“不打无准备之仗”。为了配合“村超”赛事，榕江县专门成立了“村超”新媒体专班，全县群众自发拍摄赛事短视频，通过抖音、快手、视频号等自媒体平台宣传。5月13日开幕赛当天，仅通过榕江县自有的“村寨代言人”和直播营销团队就斩获了500万以上的流量。

引来流量的除了足球赛事本身，还有中场休息时的民族歌舞表演。榕江县有侗、苗、水、瑶等16个少数民族，有侗族大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、侗族琵琶歌等1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每个“超级星期六”，都会有侗族大歌、芦笙、民族舞蹈、摆木木鼓、少儿体操、齐跳多耶等民俗展演和加油助威活动。“村超”赛场上炫起的多彩民族风，让线上线下的观众大饱眼福。

“村超”带火的还有榕江经济。每到“超级星期六”，县体育馆周围的空地上就会出现一片由县里统一规划的小吃聚集区，经营户通过流动摊位、后备箱集市等形式在这里售卖，品尝当地小吃，选购由蓝染土布制成的“村超”T恤的游客络绎不绝。

据悉，7月29日“村超”总决赛后，榕江还将发起全国“村超”邀请赛，榕江县委书记、县长徐勃已经“喊话”淄博烧烤队、柳州螺蛳粉队……邀请各地球队来榕江与卷粉队一比高下。

“村超”是爆款，更是乡村振兴的原动力

各种乡村体育比赛不断火爆出圈，不仅让关注者为之叫好、喝彩，同时也引发了政协委员们的思考：为什么“村BA”“村超”能火?其背后又有着怎样深层次的文化内涵?这种成功能不能推广复制?

“真没想到，在祖国南疆的民族地区，居然有如此亮眼的体育比赛项目。”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“村超”，让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王树理感慨不已。

王树理说，足球运动带给人们的，绝不仅仅是赛场上的得分，更多的是提升了全体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创造力。要成为“村超”点赞!不仅在于它感动了很多人，更是因为它为我国小康社会做了最好的证明和诠释。而“我参与、我幸福、我快乐”的精神，也必将为社会各领域发展带来巨大推动力。

王树理表示，体育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体育工作中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就是要及时回应群众关切，把人民群众不满意作为检验体育工作质量的根本标准。

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，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长期关注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。他认为，当下“村BA”“村超”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，直接体现了我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。